

特105

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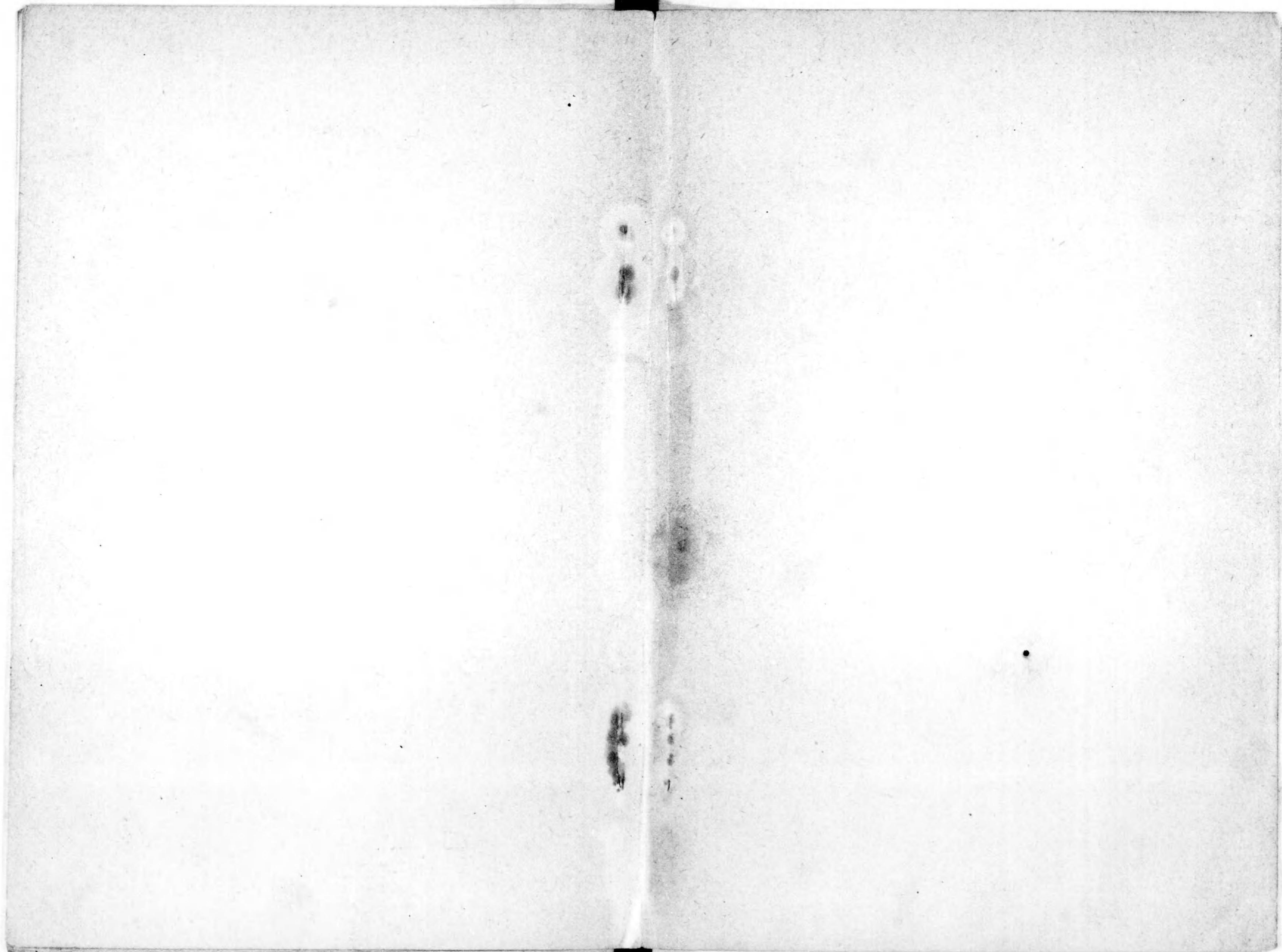
始



177

國

基



特105
959



横堀内交

己酉秋
市典

大正
12. 3. 6
内交

後乃本心

吾國



之及

天

將

孝



序

忠經に曰く、昔在昔在は古今也の至理、上下徳を一にし、以て天休休は美也、善也、慶なり、佑なりを徴するは忠の道なり。忠は能く其身を致し、危きを見て、命を授け、蹇々乎として公のみ、利を忘れて一人に事かふ、故に天下國家得て正しかる可し斯れ之を忠と謂ふなり

天の覆ふ所、地の載する所、人の履む所忠より大なるは莫し覆載の間は人倫の要なり、之を履めば則ち吉、之に違

へば則ち凶なり忠より大なる者ある事なし、忠は中なり、至公にして私無し其心を正うせずして、事を私すれば忠に反んす、天私無くして、四四

時行はれ、地私無くして萬物生ず、人私無くして大に亨貞す四時の廣運は天に私なき徳なり、萬物亨育は地の私無き力なり、人能く至公にして私なくんば何處に往くとも不可あらん乎

忠は其心を一にするの謂なり、國を爲むるの本何んぞ忠に由らさらむ心一なれば則ち忠二なれば則ち弊未だ忠を捨て、其務めを全ふするものなし

忠能く君臣を固ため、社稷を安んじ、天地を感せしめ、神明神明を動かす、然るに況んや人に於ておや君に事へて忠なれば國祚固くして社稷安し、天地神明を臨應して、人心亦感動す、君臣固ければ其の義深し、社稷安ければ其祚長し、

天地も其誠に感應し、神明亦應彰す、忠の用夫れ忠は身に興り、家に著はれ、國に成る其の行天地も其誠に感應し、神明亦應彰す、忠の用夫れ忠は身に興り、家に著はれ、國に成る其の行

は一なり身より國に及ぶ、其名を異にするものありと雖忠を爲すに於て異行ある事なし、是故に其身を一にするは忠の始めなり、其家

を一にするは忠の中なり、其國を一にするは忠の終り也道は漸を以て行ふ、身一なれば則ち百禄至るは富貴の本なり 家一なれば則ち六親和す家を御するに不二なれば自然篤睦す六親とは父子、兄弟、姉妹、即ち舅甥、婚媾姻婭、 國一なれば則ち萬人理まる天下心を合一して 書に曰く惟れ精惟れ一にして允に厥の中を執れと此の語弊の禹に授くる所古今の金言なり。精一にして中を守るは誠に是れ忠の道なり。 忠臣の君に事ふるや、諫より先なるは莫し忠臣は諫を諱まず、其の過を糾たし、其徳を正す 下能く之を言ひ、上能く之を聽かば、則ち正道光か也上能く下能く言ふ能はされば其聴を無にす、下能く言ひて上能く聴く能はされば其の諫を虚らす、言聴俱に能くする時は則ち其道光明なり

未だ形はれざるを諫むる者は上也、己に彰はるゝを諫むる者は中也、既に行はるるを諫むる者は下也事に先んじて君の不徳聞えざるに止む上なり、事彰れて未だ施さざるに止む後れたるに非らず既に施して其過を改む下と雖優れり 違を見て諫めざるは忠臣に非らず君の非違を見て而も諫めず、君の昏 夫れ諫は辭を順するに始め、議を抗するに次ぎ、節に死するに終る、以て君の休を成し以て社稷を寧んず辭を順にして君従はされば顔を犯して議を抗す、従はされば之につぐに死を以てす、能く君をして其道を改めしめ、美をなさしむれば社稷安固なり 書に云ふ木は繩に従ふ時は正し、君諫に従へば則ち聖なりと。繩墨木を直らし忠臣主を正す

伯夷叔齊馬を叩いて諫めて曰く、父死して葬らず、爰に干戈に及ぶ、孝と謂ふべけんや臣にして君を弑す、仁と謂ふべけんやと、王既に殷を亡ほし、天下周を宗とす、夷齊周の粟を食むを恥ちて、首陽山に隠る、遂に餓死す。孔子曰く、太伯は天下を三分して其二を有ち、以て殷に服事す、又三たび天下を以て讓る、其れ至徳と謂ふ可し、而かも後人之を推賞する事無し、悲しむべき哉と、實にや俗儒阿附の徒皆三皇五帝の好美に眩して之を本尊となす、獨り孔子太伯夷齊を本尊として古今不易萬國不悖の正道を説けり、偉大なる哉孔子聖なる哉孔子。我か國夷齊を慕ふ者曩に日蓮あり、常に徒弟に説くに忠君の正道を以てし、諫曉務むるに一死を以てす、三諫聽かれざれば身退くは古の道なりと彼の首陽山の記事に倣ひて身延に隱遁せるもの、何んぞ夫れ夷齊に彷彿たるや、建武中興抑々亦誰れの功にか歸せん。

身の程は塵も願はず法と忠 我洋
水戸黄門光圀亦太伯夷齊を私淑して、西山、梅里と號す、西山は首陽山なり、

梅里は太伯墓地の名なり、著はす所の大日本史、皆忠臣を表彰して逆賊を貶誅す、蓋し春秋の筆法に則る歟。

夷齊の義黃門様を隱居させ 峩洋

其他和氣清鷹の如き、真人豊永の如き、頼山陽の如き、近江聖人の如き皆夷齊を敬慕せざるはなし。宜なる哉大忠臣乃木將軍の此書を愛讀せらるゝや、割愛今我家の什となりぬ、和譯以て之を世に公にせんと欲す、「忠君は國の基なり」とは是れ我國體の精華にして、大和魂亦實に此語の外に出てざるなり、請ふ誠忠の士一本を坐右に備へて、朝夕の信仰怠るなからんとを。

亡父鐵研横堀三子十回忌に際し、故乃木將軍並に鐵研翁の遺志を繼ぎ、閣下並に諸先生の題言或は序辭を請ひ、思想に惱める現代に一大警鐘を傳へんと欲するの微意而耳。

夫れ忠は上下一心國の基 峩洋

於宇陽寓舍

後進 横堀 龍男 謹識

大正十二年一月

序



誅心之道可尊。而漢土

之俗可鄙也。君雖不君。

臣不可名臣。父雖不父。

子不可以不子。此其道
之所以尊也。禫讓放伐。
改姓單命。此其俗之
所以鄙也。或鄙其俗。

係斥其道。或尊其道。
因美其俗。二者皆過矣。
紀維貞著國基。其有
見于此乎。頃日進獻之

天覽。

鷹司關白殿下。遂以公意。
奏御一本。東坊城前大納言
賜手札。維貞云。既經

四

聖心有悅。余素識維貞。既
偉其卓見。又聞此舉。喜
而不寐。為題一言。所以
賀此書之光榮也。

五

安政乙卯夏六月

三位

神祇大副大中臣教忠撰保書



叙

余自少讀聖經賢傳。志闡
幽隱。銳意竭力。而未_レ有得
於道也。譬如棟宇峻起。門
闕楚密。不能_レ窺其宮室。雖然

八
學者之業。不可不鑽仰于
此。嘗觀世之陋儒淺學之徒。
有懷書卷終日馳驅。教授
兒輩。以為盛業。未有探討
故事。為談柄。衍博議。為

九
世稱述者。有蓬頭垢面。其容
崖然。其口噤然。睥睨待林文
圃。以為名高者。有口唱仁義
老。考由實柔巧。以謀獲利
者。凡此等之人。雖鑄鍾史百

家之書。而不知大經安範。
要之皆營糊口。不免為偽
君子。抑亦仲尼之罪人也。韓
愈云。祀事者必提其要。程
子云。多看而不知其要。書

肆耳。可謂學者之針砭
矣。紀維貞多識強記。行已
教篤。擢學宮院吏職。頃某
一書。名曰國基。提錄古今。校
覈和漢。不拘于一端。其志欲

三
開大路導學去。使心得窺
仲尼之宮室也。維貞先以獲
我心者。了謂讀書知要矣。
及其靖序也。余安得不為
之左袒乎。

明經道儒

從二位清原宣明



紀維貞のうからうから
けきく漢のまのまの
まのまのまのまの
まのまのまのまの
まのまのまのまの

正三位有印

かみん本家うら
まのまのまのまの
まのまのまのまの
まのまのまのまの
まのまのまのまの

輕島乃豐明宮トヨアキミノミヤと天下を治りて天子の御世よく
 トの國アキキヲニを阿直岐王に治りて博士ハカセを治りて
 太子ヒツキノミコ菟道稚郎子の治りて太子を
 治りて典ツ籍を治りて
 月を治りて名を治りて神代を治りて
 今治りて猶お治りて

漢國カラクニ乃た
 紀維貞主の
 考
 筋スナ
 條ジョウ
 天つ神國の
 體スカタ用ハタシメ

此二とて立ち立て天地のそとへのうへにはあつたを
 ついでよまらつ代をよまらむかひもあつたをよまら
 と本體モトツスカタとて本より主定まらぬとて國の時よまら
 りひ處よつくるしるさしとて活用しるなりぬとて
 どよこつとてよまらるる事とてかかすもかこいし現神
 の千秋チアキの長五百チハ煉イホよまらぬとて大御國の内よまら
 ぶかかすのつとていふもいふやとて人も時をえては忽ト
 きんかへぬて人とてあつた事とてよまらむつ國の風俗とて

も尊ノボリと崇ホトむるの事とていふもいふやとていふ
 孔子もこの大御國よまらぬとていふもいふやとていふ
 やとていふの平ヘラとていふもいふやとていふの
 ひりヒリ管カン系ケイ力リキ大臣テイシの女メとていふもいふやとていふ
 誠マコト先マコトかゝせといふもいふやとていふやとていふ
 の道ミチれ祖ソとていふもいふやとていふやとていふ
 賀カ茂モの大人オホタナ鈴屋スズヤの本居ノネの翁オウとていふもいふやとていふ
 れとていふかよといふはとていふやとていふやとていふ

國基

右兵衛大尉紀維貞 著

凡天下之法，有一善必有一弊。周之興也，王畿千里之外，以封子弟功臣，東遷以降，諸侯疆大，周室卑弱，遂爲秦所虜。秦既併六國，懲周封建，創制爲郡縣，天下之權皆歸天子，嚴刑密網，以驅天下，然而成卒一呼，咸陽燹土，漢祖之興，大

封子弟功臣，既而有吳楚七國之反，武帝卽位，用推恩之策，使諸王分封其子弟，於是無尾大之患，而宗室微弱，外戚王氏遂移漢祚，光武中興，鑑戒前轍，不任子弟功臣，而權歸宦官，東漢遂以此亡焉。魏不任宦官，而亡于權臣，晉懲魏孤立，大封宗室，而亡于八王之亂，唐重節度使，之任，而致藩鎮之跋扈，遂以此亡焉。宋太祖奪藩鎮之權，而成夷狄之勢，宋因以亡。明太祖不

任諸將，而信子弟，遂有燕王之禍，此其始設法也。豈以爲不善而爲之乎？然終以其所以爲善者而反取敗，一法立而一弊生，古今之通勢也。周公之治魯也，尊賢而親親，太公知其後寢弱，太公之治齊也，尊賢而尚功，周公知其後有篡弑之臣，是豈偶然哉？然此其弊猶小者也。更有大焉者，堯之禪天下於舜，舜之授於禹，成湯之放夏桀，武王之伐商紂，是其創爲之也。豈以爲

不善而爲之哉、蓋其心曰、天下重器也、人民國本也、豈可使不肖之子、不仁之君主之哉、其慮天下可謂厚矣、然使後之爲人臣者、得藉爲口實、縱其弑逆、豈非立極之過乎、王莽以之奪孺子嬰、曹丕以之奪山陽公、司馬氏以之奪魏、劉裕以之奪晉、蕭道成之奪宋、蕭衍之奪齊、陳霸先之奪梁、高氏之奪東魏、宇文氏之奪西魏、朱溫之奪唐、石敬瑭之奪後唐、郭威之奪後漢、皆

太伯諫父讓國以嚴君臣之義而立萬世不拔之遺此所謂亙古今通萬國之至德也、文王繼父祖前商之志修仁政控民心其比太伯高義不霄壤而孔

莫弗因此道矣、降至元清、則可謂弊極焉、以夷狄之羶腥入主漢土、數千年衣冠之國、變爲被髮左衽之風、數千年禮儀之民、化爲犬羊之俗、風俗之弊、一至于此、誰啓之端、堯舜湯武不得辭其責、若使堯舜湯武見之、豈不自悔且咎哉、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於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而已、又曰、伯夷叔齊求仁

子稱爲至德者對湯武放伐之爲而言之也。已惟其可取而不取此於漢土聖人中較有高義。是以孔子稱爲至德也。

而得仁、亦何怨也。孔子生于周世、長于魯國、不欲顯言先王之非、故與太伯以至德、而武王之失德自明矣、與夷齊以仁、而武王之不仁自明矣、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不其然乎、後儒不達孔子意、以爲武王之伐夷齊之諫、各得其道、回護傅會、紛紛聚訟、無所適從、獨唐韓愈曰、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崑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

爲容、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一人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嚮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若韓子則可謂能知夷齊矣、我皇朝、自

天祖、天孫、基國紀、以至今日、皇統綿々、高

八
如天重如地、長與天地、無有窮極、既無堯舜之
授禪、又無湯武之放伐、是以無莽操之篡奪也、
是雖立極之美使然、抑亦因水土而異其宜也、
雍冀之黍稷、荆揚之稻粱、洞庭之鱒、東海之鮪、
雲夢之芹、具區之菁、燕秦之栗、江南之橘、安邑
之棗、水土之所異、物亦從變、燕趙多悲歌之士、
秦多輕死之民、是風土使之然也、服松膏者、其
心寡欲、食葷葑者、其心淫、是飲食使之然也、漢

九
土之爲國也、瀕海遠者、至數千里、鱗介之屬、有
不易致者、故上自王公、下至庶人、畜牛羊雞豚
於家、猶菜在園、大牢小牢、以祀天地、以祭神明、
以饗賓客、凡有祭則殺、有賓則殺、其他冠婚、無
不殺者、視殺牛羊、猶劓菜蔬、未嘗有惻怛之色、
是以仁厚之風壞、而暴厲之俗作、日變月化、遂
至凶年饑歲、人相食、猶禽獸然、人道之廢、可謂
極矣、皇朝自開闢、以至今日、歷世之久、未嘗

無兵寇之亂，天下之民，未嘗無飢饉之災，然載籍所傳，未嘗聞人相食也。水土之熾惡，風俗之厚薄，可以觀其一端爾。

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此章言仲尼遠原堯舜而述其道，近徵文武而明其法律，天時寒煖之度，襲水土熾惡之宜也。西土之俗，自上古至三代，皆以代德革

命爲常道，以天爲主，以民爲本，民之所厭，天必廢之，民之所歸，天必佑之。德衰勢弱者，天更使臣民中聰明者代以主天人，故云命靡有定，百王之相代，或以授禪，或以放伐，斯道也，豈創於堯舜湯武也哉？蓋伏羲氏之代，燧人氏、神農氏之代，伏羲氏、非禪則伐，神農氏德衰，軒轅氏與之戰于阪泉之野，克之，是以伐取之也。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

可方物、顓頊氏受之、乃命重黎司天地、以屬神民、是以禪取之也、代德革命無他、水土風習使之然也、獨孔子知代德革命非天地大經、萬世定法、而特欲立君臣之道、然沿襲之久、不能改之一朝、故能脩其教、而不能易其俗、能齊其政、而不能易其宜、非其地、樹之不生、雖大聖亦不能如之何、其律天時、襲水土、以垂教法、亦非得已也、何則、水土之說、革命

之論、孔子未嘗言、而以太伯爲至德、伯夷爲得仁、其意可觀焉、子思深推孔子之意、提而明之、使天下後世知孔子之意、不在堯舜文武而在天時水土、蓋闡幽發微、子思用心、可謂深矣、後世學者、不達于子思之言、而懵於夫子之意、不亦可悲乎、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

行而不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
以爲大也。

蓋子思贊夫子本領大德、以高大比天、博厚
比地、光明無窮、比日月四時、亘古今、通萬國、
無所不行、故夫子之道、考諸三王、而不謬、建
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是故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
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是非夫子大聖、

其孰能及之、故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
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舟車所至、人
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
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也、子思贊其大
曰、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亦使後世學者知
夫子至德與夫堯舜文武夔別、其祖述憲章
之者、特以律天、時襲水土、有所不得已也、
易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也、

子思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朱子稱游氏之言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道著於堯舜、故祖述焉、法詳於文武、故憲章焉、體元而亨利物而正、一喜一怒、通於四時、夫是之謂律、天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使五方之民、各安其常、各成其性、夫是之謂襲、水土、上律、天時、則天道之至、教修、下襲、水土、則地理之異、宜全矣、

又稱侯氏之言曰、吾學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二代之禮皆可沿革也、宋杞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禮今用之、則吾從周、此孔子之時中也、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沿革之大旨也、通天下、等萬世、不弊之法也、使孔子而有位焉、其獨守周之文、而不損益乎、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々乎文哉、吾從周

蓋夫子之所以從周者、豈喜其文而從之也哉、特以其時王之禮耳、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

又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々然後君子、

集注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甘之可以受和、白之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予謂文全則質亡、質全則文自生焉、亦與此意同、

又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又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

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言夏禹大德、文質得宜、於列聖之中、獨禹無可間然矣、

按天下之勢、質本而文末也、質內而文外也、質則簡、簡則民俗淳、而節義之風全矣、文則華、華則民俗薄、而節義之風亡矣、古今盛衰之機、皆決于此、我

天祖以中州授天孫，詔曰：豐原中州，我子孫可王之地也。見書紀。

天祖 天孫資水土之厚，嫩肇極垂統，不言之教，三器之政，民日用而不知，衣食富饒，淳厚之風自興焉。未嘗有覬覦之徒垂涎，皇位未嘗有夷虜之賊蹂躪中州，神劍之光施及海外，三韓任那朝貢稱臣，皇祚赫赫以至今日，豈非質俗之所致乎？西土堯舜以來，歷世改姓者，不知幾人，或東西稱帝，或各國各帝，降至宋明，遂舉天下為異類之有，若元若清，變數千載衣

堯舜湯武二句見洪範全書

孟子曰天之高星辰之遠，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夫子兼考百王而立萬世之法，其意同。子曰溫故而知新，亦意同。

冠之俗為辨髮左衽之風，豈非浮文之弊乎？堯舜父子之衰也，湯武君臣之缺也，孔子大聖深察天地之經，洞觀百王之跡，能察革命之俗，因水土薄惡，斯國非斯俗，不可為治，於是兼考百代之禮，作春秋以則天地之經，而寓萬世不易之法，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襲水土而從時俗，是謂之中庸之道。七十子之徒，惟顏子得聞其說，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

々服膺而弗失之矣、顏子亦歎夫子之學曰、仰
 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教
 人、循々不踰等、顏子王佐才、學亦亞聖、故夫子
 獨告之以中庸之說、餘子並不得聞之、蓋夫子
 之所以不輕發者、其亦有以也、嚮使夫子說水
 土風俗相因之跡、則後世爲人臣者、將徵聖語
 以縱其篡弑之術、攘之臂、經之頸、亦何待九錫
 與册命哉、莽操之徒、不敢公然奪之者、無他、彼

亦有所懼也、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
 懼、不其然乎、夫春秋之爲書也、辭微而旨遠、義
 正而法嚴、褒貶黜陟、善惡以判、尊王室、擯夷狄、
 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微、舉得失以彰邪
 正、明成敗以著勸誡、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
 典也、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
 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
 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

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也。漢董仲舒記夫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誦其師說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春秋。其自言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

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罪。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隋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取衷矣。唐韓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蓋夫子本色、全在此書矣。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

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夫子既因魯史、彰周典、托王者之權、寓萬世之法、其大義曰、尊君父也、討亂賊也、內中國也、外夷狄也、貴王也、賤霸也、其於君臣之義、尤嚴之矣、周室東遷、各國異政、孔子猶遵奉周正、以光王室、吳楚僭王、斥之稱子、上下之分立、而天地之經得矣、其辭微、其旨深、此孔子之所以遠過堯舜文武、而猶且述之道明之法、以立其教、嗚呼亦大矣哉、自顏氏之

沒、其義晦矣、子思承父祖之學、深察其主意所在、而發明之、使後世知其祖堯舜憲文武者、特以因天時水土之宜、不然則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足矣、何必次之曰律、天時襲水土乎、蓋按堯舜湯武之法、可施諸西土之俗、而不可用之他國、若孔子之道、則通萬國、莫不可行、皇人之學、儒者大抵不達春秋之義、而誤以堯舜湯武之法、爲不易之道、不知天祖天孫

三〇
基國立極、皇祚之隆、長與天地無窮者、果何以得之乎、在應神以前、列聖大業、洋洋可觀者、果何以得之乎、又不知四王之所爲、果天地之經乎、將春秋之義乎、學儒者、不學孔子、而祖四王、亦且惑矣、此坐不知春秋、天地之經、中庸水土之說耳、甚至於終身不知有皇道國典、徒誦西土之書、以爲至道在此、不必他求、是固不足論焉、已、近世國學者、群起著書闡明皇

朝之大典舊章、以驅俗儒曲學之徒、然後世人初知神國之尊、皇道之正、其功亦偉矣、然妄訾西土之教、而不察孔子之意、谷川士清著通證、以爲西土之立國也、二本焉、謂太伯之去、夷齊之飢、富作饑、始從原文事君無貳是也、成湯之放、武王之伐、順天應人亦是也、天下豈有兩是哉、本居宣長亦以授禪放伐爲失德、以忠信孝悌爲虛偽、此二子者、學兼和漢、頗稱博物、然猶未察原水

皇朝自開闢
以至今日一
姓綿々與天
地同其悠久
未嘗有一人
敢說觀者與
漢俗朝版履
夕爲天子者
固非同日之
論然自天子
一人者論之
則彼亦一國
之天子也雖
尊嚴高貴非
可敢比天朝
今姑並稱以
證彼我不相
關之意

土之說、以觀西土之道、既知水土之說、則能知
彼知我、彼我各因其水土而立其道矣、猶我稱
天皇、彼稱帝王、兩不失爲天子之尊號、亦何
至罵詈相爭哉、孔子之道固一矣、而其有兩是
者、天時水土之不可以已也、此孔子之所以大
道能通萬國也、庸詎足怪焉哉、能察春秋之義
與中庸之說、可以觀耳、學者必辨水土之所異、
然後讀西土之書、夫如此則能得孔子之意、而

用力少、得功多、是予之所以原水土發微旨之
意也、

世之非孟子而議之者多矣、此未知孟子者也、
孟子一書、皆有所爲而發、故其言不能渾厚無
瑾、學者不可槩取焉、說齊梁之君以王業者、憂
生民之困於水火、懼異端滅正道、強辨力爭、論
涉詭激、是以其言間有與聖人不相符者、然觀
其曰、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又曰、聞伯夷之

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頗能知伯夷、乃又似知聖人春秋之義、中庸之說矣、其謂伯夷隘者、蓋比之孔子時中、不能無隘狹之偏云爾也已、假令孔子處伯夷之時、豈捨伯夷而從太公哉、若使孔子默默從武王伐商、則萬世君臣之義、泯焉、孔子時中亦當確乎守一、以立萬世不易之道而已、察春秋之義、可以見其意焉、孟子雖深知天地之經、水土之說、獨奈世道澆亂、異端

塞道、不能不爲之激發危言以破其說也、勸王業說性善、蓋有所爲而發也已、其不原春秋之義、而襲水土之宜者、亦不得已也、

余每讀司馬遷史記、未嘗不歎遷能體孔子之意、其叙世家列傳、以太伯伯夷居其首、而孔子所稱聖賢豪傑、見於載籍者、微子周公管仲晏嬰之徒、反列其下、其用心之深、可見焉、蓋有功德於一時者、可稱之一時、有功德於萬世者、可

法之萬世此修史之要也彼太伯伯夷之義貫古今通萬國與天地同其極萬世不磨故取以叙之諸子之上以續春秋之作至唐開元中昇老子申子居伯夷之前此不知遷之心者也獨韓愈數稱遷能傳孔子之道亦可謂能知遷之心者矣

司馬遷之後知伯夷者惟韓愈愈之言曰自周之前千萬年渾々然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也

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故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餓死猶有義不懼者况其小者乎故義之教行於天下由伯夷爲之師也是以一身立教而爲師於百千萬年間其身亡而其教存扶持天地功亦厚矣嚮令伯夷耻獨行慕通達曰和光而同塵安用餓爲若然者天下之人渾々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爲哉放伐其君是漢土常俗夷齊乃獨介然義

不食周粟，以立千古。人臣之防焉。當時太公之徒，猶稱爲義士，豈不眞丈夫哉。西山歌，人或謂之怨，以予觀之，非怨也。蓋嘆世道之亡也。宋王安石乃言，夷齊無餓死之事，與太公同有伐紂之心。君子立言，可如此顛倒耶。

唐高定讀書至牧誓，問其父貞公，奈何以臣伐君。貞公曰，應天順人耳。又問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貞公不能對。貞公嘗以魯

不合用天子禮樂，乃引公羊傳著魯議，此父子頗知堯舜湯武之道，不合天地之經，亦孔子之徒歟。

唐顏眞卿、宋文天祥、謝枋得之徒，其行事略與夷齊相類。其詩賦亦多引二子之事。蓋夷齊特立獨行，前世未曾有之高義也。顏眞卿等所爲，皆以二子爲準的，以處其艱阨之際，亦可不謂丈夫矣哉。夷齊之後，若此數公者，在西土所不

多見也。

和氣清麻呂公奉使字佐真人豐永謂之曰萬

一道鏡汚

皇祚吾與子俱爲伯夷而已

按以和氣公比

伯夷其功烈數等

水戶義公常慕太伯伯夷之高義自號梅里蓋取太伯墓地之名也其以國授從子綱條者蓋追伯夷之義也其碑曰養兄之子爲嗣遂立以襲封公之宿志於是乎足矣

中江子曰世儒以武王爲中正伯夷爲偏狹此未得孟子之意也孟子稱武王者將以耻時王耳伯夷奮然爲萬世立不易之道其爲中正孰大焉武王行一時之權其爲偏狹孰大焉應天順人之說雖若可聽不可以爲萬世準則若伯夷者實可以爲萬世準則矣予頃始得伯夷之志慕伯夷之行嗚呼天下不以伯夷之心爲其心者非士也予於是知夫子所以稱伯夷之意

矣、

凡此數公皆知伯夷者、可謂孔子之徒焉、蓋爲人臣者、不以伯夷之心爲其心者、非忠臣也、漢士之人、非必不知伯夷之義、而概不免趨俗屈節、悲夫、予是以叙和漢古今知伯夷者、以使後世知君臣之義、

皇朝風俗、忠厚義烈、家家太伯、人人伯夷、故豐永義公中江子之外、爰不具舉、

國基終

此書以天保乙未稿成就、搢紳先生而質正者數矣、又一年而刻成、生平知己諸公、謬諒鄙衷、所賜序若跋、如千篇陸續上梓、以附本編云、

斷以水土之異。證以孔氏之	所好也。獨紀君公聽臣親。	紛然。要之各執偏見。阿其	籍者。如冰炭不相容。衆訟	從來治國史者之與讀漢
--------------	--------------	--------------	--------------	------------

言。以我俗還我邦。以漢俗還漢土。而揭尊內賤外之義。炳如日星。足使西造之服矣。或云。此書發前人所未發。有獨得之妙。然公之

世。恐不免好辨之謂。余謂。此不知紀君者。蓋此書全為去道人心起見。不徒鏤之木。而欲使天下人之鑠之心肝也。讀者必須在

古道ノ心上著眼。君豈好
辨者哉。

丁酉孟秋

平安 齋 垣 龜



國 基

紀 維 貞 著
黃 瓊 山 譯

凡そ天下の法、一善あれば必ず一弊有り。周の興るや、王畿千里の外、封ずるに、子弟功臣を以てす、東遷して以降周の平王東遷す諸侯漸く強大となり、周室漸く卑弱となる、遂に秦の爲に虜せらる。秦既に六國を併せ、周の封建に懲りて、郡縣を創制す、而して天下の權、皆天子に歸せり、嚴刑密網にして、天下を驅る、然して成卒の一呼、咸陽焦土となる咸陽は秦の帝都也。漢祖の興るや、大に子弟功臣を封ず、既にして、吳楚七國の反あり。武帝位に即きて推恩の策を用へ、諸王をして其子弟を分ち封せしむ、是に於て尾大の患無し、而かも宗室微弱となり、外戚王氏王莽なり遂に漢祚を移せり。光武中興、前轍に鑑みて子弟功臣に任せず、而して權は宦官に歸せり、東漢遂に之を以て亡る。魏は宦官に

任ぜずして、權臣に亡るふ。晋は魏の孤立に懲りて、大に宗室を封ず、而して八王の亂に亡るふ、唐は節度使の任を重んじて藩鎮の跋扈を致し、遂に此を以て亡るふ。宋の太祖は藩鎮の權を奪ひて、夷狄の勢を成せり、宋因つて亡るふ。明の太祖諸將に任せずして、子弟を信ず、遂に燕王の禍あり。之を要するに、其の始めに法を設くるに、何んぞ不善と思ふ所を以て之を爲さんや、然り善と爲す所を以てして、而かも反つて敗を取るなり、一法立ちて一弊生ずるは、古今の通勢なり。周公の魯を治むるや、賢を尊び、親を親として、太公其後の寢弱を知れり中庸に曰く、仁は人なり、親を親とするを大なりと爲す。義は宜なり、賢を尊ぶを大なりと爲す。親を親とするの殺、賢を尊ぶの等、禮の生ずる所なり。太公の齊を治むるや、賢を尊び、功を尙ぶ、周公其後篡弒の臣有るを知れり、是れ豈に偶然ならんや、然れとも其弊猶小なる者なり、更に之より大なる者あり。堯の天下を舜に禪る、舜の天下を禹に授くる、成湯の夏桀を放つ、武王の商紂を伐つ。是れ創めに之を爲すや、豈に不善と思ひて之を爲さんや、蓋し其心に曰く、天下は重器なり、人民は國本なり、豈に不肖の子、不仁の

君をして之に主たらしめんやと、其の天下を慮るゝ厚しと謂ふべし矣。然るに後世の人臣たる者籍りて以て口實となし、其弒逆を縦にするを得せしむ、是れ豈に立極の過に非ざらんや。王莽之を以て孺子嬰を奪ひ王莽は西漢の孝平帝を毒殺す、孺子嬰を皇太子となし、自ら無政皇帝となり遂に孺子嬰を廢して帝位を篡す曹丕之を以て山陽公を奪ふ曹丕は曹操が子なり、東漢の獻帝を廢して、山陽侯となし、遂に帝位を篡す司馬氏之を以て魏を奪ひ魏の司馬昭九錫を受けて晉王となる、其子司馬炎にして、陳留王となす劉裕之を以て晉を奪ふ劉裕東晉の蕭道成を奪ふ、蕭道成は宋の順帝を弒す蕭衍の齊を奪ふ蕭衍齊の和帝を弒す陳霸先の梁を奪ふ陳霸先梁の敬帝を弒す高氏の東魏を奪ふ高歡節閔帝を廢し、衛をして之を弒せしむ又遂に魏主衛を追ふ宇文氏の西魏を奪ふ宇文泰宇文覺宇文護の徒弒逆始と數ひ難し朱温の唐を奪ふ朱全忠は唐の昭宗帝及び哀帝を弒す石敬瑭の後唐を奪ふ、郭威の後漢を奪ふもの、皆此道に因らざるはなし。降つて元清に到りては、其弊極まれりと謂ふ可し、夷狄の羶羶を以て、入りて漢土に主となり、數千年衣冠の國、變じて被髮左衽の風を爲せり、數千年禮儀の民化して犬羊の俗を爲せり、風俗の弊、一に此に至れるもの、誰れか其の端を啓くものぞ、堯舜湯武其責を辭するを得ざらむ、若し堯舜湯武をして、之を見せしめんか、豈に自ら悔ひ且つ咎めざらん哉。

孔子曰く、太伯は其れ至徳と謂ふ可し、三たび天下を以て讓る、而かも天下の民、得て稱するなし、悲しむべき哉。又曰く天下を三分して其の二を有つ、以て殷に服事す、周の徳其れ至徳と謂ふべき而耳、又曰く伯夷叔齊仁を求めて仁を得、亦何をか怨せんや。孔子は周の世に生れて、魯國に長ず、先王の非を顯かに言はんと欲せず、故に太伯に與みして之を至徳となす、而して武王の失徳自ら明なり。夷齊に與みして仁となす、而して武王の不仁自ら明かなり。孔子武王を謂ふに美を以てして善を盡さざる也、其れ然ざらん乎。後儒孔子の意を達する能はずして、以爲らく、武王の伐、夷齊の諫各々其道を得たりとなす、或は回護傳會し、或は紛々聚訟して、適歸する所なし。獨り唐の韓愈曰く、伯夷の若きは、天地を窮め萬世に亘り、而かも顧みられざらんには、昭乎たる日月も明となすに足らず、峯乎たる泰山も高しとなすに足らず、巍乎たる天地も容るとなすに足らず。武王周公聖なり、天下の賢士と、天下の諸侯とを従ひて、往いて之を攻む、一人之を非となす者あるを聞かざるなり、

彼の伯夷叔齊は乃ち獨り以つて不可となす、殷既に滅び、天下周を宗とす、彼の二子獨り其粟を食むを耻ちて、餓死すれども顧みず。嚮ふに二子微つせば、亂臣賊子後世に、跡を接して至らむ矣。と韓子の如きは則ち能く夷齊を知れりと謂ふ可し。

我が

皇朝は

天祖 天孫國紀を基て、より、今日に至る迄、 皇統綿々として、高き

事天の如く、重き事地の如く、長しへに天地と共に窮極あるなし、既に堯舜の授禪なく湯武の放伐なし、此故に莽操の篡奪なきなり、是れ極を立つるの美然らしむると雖、抑々亦水土に因つて其宜しきを異にするなり。雍冀の黍稷、荆揚の稻粱、洞庭の鱖、東海の鮪、雲夢の芹、具區の菁、燕秦の粟、江南の橘、安邑の棗、水土の異なる所、物亦從て變ず。燕趙悲歌の士多く、秦に輕死の民多し、是れ風土の然らしむる所なり。松膏を服する者は其心

慾寡く、葷菲を食する者は其心藩なり、是れ飲食の然らしむる所なり。漢土の國たるや、瀕海遠き者は、數千里に至り、鱗介の屬致し易からざる者あり、故に上は王侯より下庶人に至る迄、牛羊雞豚を其家に畜養する事、恰も菜蔬の園に在るが如し、太牢小牢牢は祭祀の牲なり、牛は太牢、羊は小牢、天子社稷太牢、諸侯社稷小牢以て天地を祀る、以て神明を祭る、以て賓客に饗す、凡そ祭あれば則ち殺し、賓あれば則ち殺す、其他冠婚殺ざる者なし、牛羊を殺すを見る、恰も菜蔬を刷るが如く、嘗て惻怛の色有らざるなり、是を以て仁厚の風壞ふれ、暴厲の風作る、日に變り、月に化して、遂に凶年饑歲に至りては、人々相食む事猶禽獸の如く然り、人道の廢たれるや極まれりと謂ふべし。皇朝開闢以來、今日に至る迄、歴世の久しき、兵寇の亂無きにしもあらず、天下の民又飢饉の災無きにしもあらず、然れとも載籍傳ふる所は、未だ嘗て人相食むを聞かざるなり、水土の嫩嫩也美也惡、風俗の厚薄、以て其一端を觀るべき而耳。中庸に曰く、仲尼は堯舜を祖述し、文武を憲章す、上天時を律とり、下水土

に襲る 仲尼は孔子なり

此章言ふ所は、仲尼は遠く堯舜に溯りて其道を述べ、近くは文武に徴して其法を明にす、天時寒暖の度に律りて、水土嫩惡の宜しきに襲るなり。西土の俗、上古より三代に至る迄皆代徳革命を以て、常道となし、天を以て主となし、民を以て本となす、民の厭ふ所、天必ず之を廢す、民の歸する所、天必ず之を佑く、徳衰ひ勢弱き者は、天更に臣民中の聰明なる者をして、代つて天人に主たらしむ、故に云く、命に定あるなし、百王の相代るに、或は授禪を以てし、或は放伐を以てす。斯の道たるや、豈に堯舜湯武に創まれる者ならんや、蓋し伏羲氏の燧人氏に代はる、神農氏の伏羲氏に代はる、禪に非されは則ち伐なり。神農氏の徳衰ふるや、軒轅氏之れと阪泉の野に戦ひて之に克つ、是れ伐を以て之を取るなり、少昊の衰ふるや、九黎徳を亂だす九黎は黎氏九人當時の諸侯なり民神雜糅して方物すべからず太古民神其業を異にす、今や民神位を同ふす、糅は混處、方は別、物は名也顓頊氏之を受く、乃ち重黎に命じて、天地を司と

り、以て神民を屬す、是れ禪を以て取るなり。代徳革命は他なし、水土風習の然らしむる所なり。

獨り孔子は代徳革命を以て天地の大經又萬世の定法に非ざるを知り、特に君臣の道を立てんと欲す、然れども訟襲因襲の久しき之を一朝に改むる能はざるが故に能く其教を脩む、而かも其俗を易ゆる能はず、其の政を齊ひて、而かも其の宜しきを易ゆる能はず、其の地に非されば之を樹るとも生せず、大聖と雖亦之を如何ともする能はざるなり天時に律り、水土に襲り、以て教法を垂る、亦己むを得ざるなり。何すれど水土の説、革命の論、孔子未だ嘗て言はずして、太伯を以て至徳となし、伯夷を以て、仁を得たりとなす、其意觀るべし。子思は孔子の意の存ずる所を深く推して提げて之を明にす、天下後世をして、孔子の意は堯舜文武に在らずして、天時水土に在るを知らしむ、蓋し幽を闡明し、微を啓發するに、子思の用心深しと謂ふ可し。後世の學者子思の言に達せず、夫子の

意に慚し、亦悲まざるべけんや。

辟へば天地の持載せざる無きが如く又覆幬せざる無きが如く、辟へば四時の錯り行くが如く、日月の代り明かなるが如く、萬物並らび育して相害せず、道は並らび行はれて相悖らず、小徳は川流して、大徳は敦化す、是れ天地の大なる所以なり。

蓋し子思は夫子の本領大徳を賛して、其の高大を以て天に比し、其の博厚を以て地に比し、其光明の無窮を以て、日月四時に比す、古今に亘り、萬國に通じて、行はれざる所なし、故に夫子の道は諸を三王に考して謬らず、諸を天地に建て、悖らず、諸を鬼神に質して疑なし、百世以て聖を俟つて惑はず、此故に動けは則天下の道となり、行へば則天下の法となり、言へば則天下の則となる、是れ夫子大聖に非ずんば、其れ孰れか能く之に及はん、故に萬物並び育して相害せず、道は並らび行はれて相悖らず、小徳は川流して、大徳は敦化す、舟車の到る處、人力の通ずる

所、天の覆ふ所、地の載する所、日月の照らす所、霜露の隊つる所、凡そ血氣ある者尊親せざるは無き也。子思其大を賛して曰く、是れ天地の大と爲す所以なり、又後世の學者をして、夫子の聖徳と夫の堯舜文武との夔別を知らしむ、其の之を祖述憲彰するは特に天時に律り、水土に襲るを以て、已むを得ざる所なり。

易に曰く、風は地上に行はれて觀る、先王は方を省み、民を觀て、教を設く忠經に曰く、天下忠を盡して淳化行はる、教行は躬から上に行はれて風下に動く、之を化と云ふ又曰く惟れ臣は天子の命を以て、四方に出て、以て風を觀る

王制に曰く、凡そ民材を居るに必ず天地、寒暖、燥濕に因り、廣谷大川制を異にす、民の其間に生ずる者俗を異にす、剛柔、輕重、遲速、齊を異にす、五味和を異にし、器械衣服宜を異にす、其教を脩めて其俗を易へず、其政を齊ひて其宜しきを易へず、中國夷狄五方の民皆性あり、又推移すべきなり。子思曰く、君子は其位に素して而して行ひ、其外を願はず、富貴に素して富貴を行ひ、貧賤に素して貧賤を行ひ、夷狄に素して夷狄を行ひ、患難に素し

て患難を行ふ、君子入りて自得せざるなく素とは今現在其場に在る心なり、君子は其當時其身の在る所の其場を行ひ遂ぐる也身の外を願ひ心を動かす事なし

朱子游氏の言を稱して曰く、中庸の道は、仲尼に至つて、集めて大成すと、故に此書の末、仲尼を以て之を明にす、道は堯舜に著はる、故に之を祖述す、法は文武に詳なり、故に之を憲彰す、元を體して亨る、物を利して正し、一喜一怒、四時に通ず、夫れ之を天時に律ると謂ふ也。其教を脩めて其俗を易へず、其政を齊ひて其宜しきを易へず、五方の民をして各々其の常に安んじて、其の性を成さしむ、夫れ之を水土に襲ると謂ふ也。上は天時を律れば則ち天道の至教修まり、下は水土に襲れば則ち地理の宜しきを異にする事全し。又候氏の言を稱して曰く、吾は夏の禮を説く、杞は徵するに足らざるなり、吾は殷の禮を學ぶ、宋は存するものあり杞宋は國の名杞は夏の末、宋は殷の末吾は周の禮を學び、今之を用ふ、吾れ周に従はむ、二代の禮夏殷二代皆沿革すべきなり、宋杞は吾が言を徵るに足らざれば則ち謂はず、周の禮今之を用ふれば則ち吾れ周に従はむと、是れ孔子の時中也。孟子曰く、伯夷は聖の清也、伊尹（殷湯の師）は聖の任なり、柳下惠は聖の和なり、孔子は聖の時なり、中は忠なり、

顔淵國を爲むるを問ふ、子曰く、夏の時を行ひ、殷の輅輅は金銀を象眼せる華美の車にして破れ易しに乗り、周の冕冕は禮なりを服し、樂樂は舞の樂也は則ち韶舞韶は舜の樂也、此れ沿革の主旨なり、天下を通して、萬世を等うして不弊不弊は弊の法なり、孔子をして位有らしめば、其れ獨り周の文華麗也を守り、而して損益せざらん乎。

子曰く、二代を鑑みて、郁々乎として文文なる哉、吾れ周に従はむ。

蓋し夫子の周に従ふ所以の者は、豈に其文を喜びて、之に従はんや、特に其時王の禮を以てする而耳。

林放禮の本を問ふ、子曰く、禮は其の奢奢らんよりは、寧ろ儉儉なれ。

又曰く、先進は禮樂に於て野人なり、後進は禮樂に於て君子なり、如し之を用へんには、吾は前進に従はむ。前進の樂とは舜の韶樂なるべし、後進は周の武樂なるべきか、野は野鄙なり、質朴なり。

又曰く、質文に勝てば則ち野。文質に勝てば則ち史、文質彬彬彬彬として然して後君子なり、野は質朴なり、文は華麗なり、史は表面の記録のみにて中身に誠なきか如し

集註揚氏曰く、文質以て相勝つ可らず、質の文に勝つや、猶甘の白を受

く可きが如く、白の采を受くべきが如きなり、文勝ちて質を滅すに至りては則ち其本亡ぶ、文ありと雖、將た安んぞ施さん乎、然らば則ち其の史史ならんよりは、寧ろ野野なれ。白は無色なり、采は彩色也、甘は無味也、淡水の味なり、和は五味の和也

予曰ふ、文全ければ則ち質亡ぶ、質全ければ則ち文自ら生ずと、亦此の意に同じ。

又曰く、奢奢れば則ち不孫不孫、儉儉なれば則ち固固、其の不孫ならんよりは、寧ろ因因なれ。

又曰く、禹や吾れ間然間然する所なし、其の飲食を菲菲うして、孝を鬼神宗祖なりに致す、衣服ふだん着を惡うして、美を黻冕祭の禮服に致す、宮室を卑卑ふして力を溝洫水利に盡す、禹や吾れ間然間然する所なきなり。

此意 夏禹の大徳は文質宜しきを得て、列聖の中に於て、獨り禹や間然すべき所なしとなり。

按するに、天下の勢、質は本にして文は末なり、質は内にして文は外なり。

質なれば則ち簡、簡なれば則ち民俗淳し、而て節義の風全し。文なれば則ち華、華なれば則ち民俗薄し、而て節義の風亡ぶ、古今盛衰の機皆此に決す。我が

天祖 天孫水土の厚熾に資いて。極を肇め、統を垂る、不言の教、三器の政、民日に用へて知らず、衣食富饒にして、淳厚の風自ら興る、未だ嘗て覲の徒皇位に垂涎する者あらず、未だ嘗て夷虜の賊中州を蹂躪するものあらず。神劍の光、施して海外に及び、三韓、任那、朝貢して臣と稱す、皇祚赫々として今日に至るもの、豈に質俗の致す所に非ざらんや。西土は堯舜以來、歷世姓を改むるもの幾人なるを知らず、或は東西帝と稱し、或は各國各帝あり、降て宋明に至りては遂に天下を擧げて、異類の有となる、元の如清の如き、數千載衣冠のを俗變して、辨髮左衽の風を爲す、豈に浮文の弊に非ずや。

堯舜父子の衰や、湯武君臣の缺や、孔子大聖深く天地の經を察し、百王の跡

を洞觀して、能く革命の俗、水土の薄惡に因り、斯の國斯の俗に非されば、治を爲す可らざるを察す、是に於て百代の禮を兼ね考して、春秋を作る、以て天地の經を則りす、而て萬世不易の法を寓す、堯舜を祖述し、文武を憲章し、以て水土に襲る、而て時俗に従ふ、是れ之を中庸の道と謂ふ、七十子の德、唯顔子其説を聞くを得たり。

子曰く、回顔淵也の人たるや、中庸を擇み、一善を得れば則ち拳々服膺して之を失ふ弗し。顔子亦夫子の學を嘆して曰く、之を仰くに彌々高く、之を鑽るに彌々堅し、之を瞻るに前に在れば忽焉として後に在り高大無邊測知すべかるを謂ふ也、夫子人を教ふるに循々として等を踰えず。顔子は王佐の才、學亦亞聖なり、故に夫子獨り之に告ぐるに中庸の説を以てす、餘子並びて、之を聞くを得ず、蓋し夫子の輕發せざる所以のもの、夫れ亦以である哉。

嚮ふに、夫子をして、水土風俗相因の跡を説かしめむか則ち後世人臣たるもの、將に聖語に徴して其篡弒の術を縦にす可からんとす、之を臂に攘げ掲ぐる也

之を頸に經くり經は緯る也又常用するの意亦何んぞ九錫と册命とを待たん乎。

莽操の徒公然敢て之を奪はざる者は、他なし彼れ亦懼るゝ所あるなり、孟子曰く、孔子春秋を作りて、亂臣賊子懼ると、其れ然らざらんや。夫れ春秋の書たるや、辭は微にして旨は遠し、義は正にして、法は嚴なり、褒貶黜陟、善惡以て判んず、王室を尊び、夷狄を擯け、二儀の化育に該りて、人道の幽微を賛す、得失を擧げ、邪正を彰はす、成敗を明にして以て勸誡を著はす、信に不易の宏軌、百王の通典なり、程子曰く、春秋の大義數十、其義大と雖、炳として日星の如く、乃ち見易きなり、惟々其微辭隱義、時に措いて宜しきに從ふもの、知り難しと爲すなり、或は抑へ或は縱つ、或は與へ、或は奪ふ、或に進め或は退け、或は微或は顯、而て義理の安、文質の中、寬猛の宜、是非の公を得て、乃ち事を制するの權衡、道を揆くの模範なり、秦より而下、其の學傳らず、予は聖人の志を後世に明にするを得ざるを悼む也、故に傳を作つて之を明にす。後世の人をして其文に通して其義を求め、其意を得て其

用を法らしむる也。

漢の董仲舒夫子の言を記して曰く、我れ之を空言に載らんと欲すれば、之を行事に見るの深切著明なるに如かさるなり。其師説を誦して曰く、亂世を撥らき、之を正に反へすもの、春秋に近きはなし。其自言に曰く、國あるものは、春秋を知らざる可らず、前に讒ありて見現はれず、後に賊ありて知らず。人臣たる者以て春秋を知らざる可らず、經事を守りて其宜しきを知らず、變事に遭ふて其權を知らず、人の君父として春秋の義に通せざる者は、必首惡の名を蒙らむ。人の臣子として春秋の義に通せざる者は必ず篡弑の罪に陥らむ、故に春秋は禮義の大宗なりと。隨王通に曰く、春秋の王道に於ける、是れ輕重の權衡、曲直の繩墨なり、舍れば則ち衷を取る所なしと。唐の韓愈曰く、春秋の法は極めて謹嚴、中國にして夷禮を用ふれば則ち之を夷とす、蓋し夫子の本色は全く此書に在り。故に曰く我を知る者は其れ惟々春秋乎、我を罪する者は其れ惟々春秋乎と。夫子既に魯史に因つて周典を彰はし、王者

の權に托し、萬世の法を寓す。其大義に曰く、君父を尊ぶなり、亂賊を討つなり、中國を内にするなり、夷狄を外にする也。王を貴ぶなり、覇を賤しむなり、其の君臣の義に於ては尤も之を嚴にす。周室東遷して各國政を異にす、孔子猶周の正を遵奉して、以て王室を光かにす、吳楚王を僭すれども、之を斥けて子と稱す、上下是れ分立して而て天地の經得たり、其辭微にして其旨深し、是れ孔子の堯舜文武に遠く過ぐる所以にして猶且此道を述べ、此法を明にして、其教を立つ、嗚呼亦大なる哉。顔氏の没より其義晦し、子思父祖の學を承けて、深く其主意の存する所を察し而て之を發明し、後世をして其の堯舜を祖とし、文武を憲る者は特に天時水土の宜しきに因らしむるなり、然らざれば則ち曰はむ、堯舜を祖述し、文武を憲章せば足らむ、何んぞ必しも之に次に天時に律り、水土に襲るを謂はん乎と。蓋し按するに、堯舜湯武の法は諸を西土の俗に施す可くして、之を他國に用う可らず、孔子の道の如きは則ち之を萬國に通して行はれざるは莫きなり。

皇人の儒を學ぶ者大抵春秋の義に達せずして、誤つに堯舜湯武の法を以て、不易の道と爲す、知らず、

天祖 天孫國を基て、極を立て、より皇祚の隆、長しへに、天地と共に、窮りなき者は、果して何を以て之を得る乎。應神以前に在りては、列聖の大業、洋洋として觀る可き者果して何を以て之を得る乎。又知らず、四王の爲す所果して天の經乎、將た春秋の義乎。儒を學ぶ者孔子を學ばずして、四王を祖とす、亦且つ惑へる哉。是れ春秋は天地の經、中庸は水土の説を知らざるに坐する而耳。甚しきに至つては終身皇道の國典あるを知らずして、徒に西土の書を誦し、以爲らく、至道此に在り、必しも他に之を求むるを要せんやと、是れ因より論するに足らざるのみ。

近世國學者群起して書を著し、皇朝の大典舊章を闡明して、俗儒曲學の徒を驅る、然して後世の人初めて神國の尊、皇道の正を知る、其の功亦偉なる哉。然れ共妄りに西土の教を警りて孔子の意を察せず。谷川士清通證を著し

て、以爲らく、西土の國を立つるや、其本を二にすと、曰く、太伯の去、夷齊の餓、君に事ふるに貳なき者も是なり、成湯の放、武王の伐、天に順がへ、人に應ずるも亦是なりと。天下豈に兩是あらん乎。本居宣長亦授禪放伐を以て失徳となし、忠信孝悌を以て虚偽となす、此二子は學は和漢を兼ね、頗る博物と稱せらる、然るに猶水土の説に原りて西土の道を觀るを察せず、既に水土の説を知らば、則ち能く彼を知り、我を知り、彼我各其水土に因つて其道を立つるを知る可し矣。

猶我れが　　天皇と稱し、彼れが帝王と稱するも、兩つながら、天子の尊號たるを失はさるが如く、亦何んぞ罵詈相争ふに至らん乎。孔子の道固より一なり矣、而て其兩是あるものは天時水土の以て已む可からざるなり、是れ孔子の大道能く萬國に通する所以なり、庸詎怪むに足らむや。能く春秋の義と中庸の説とを察して以て觀るべき耳。學者水土の異なる所を必ず辨じて然る後西土の書を讀む可し、夫れ此の如くんば能く孔子の意を得て、力を用ふる事

少くして、功を得る事多し、是れ予の水土に原りて微旨を發らく所以の意也。世の孟子を譏りて之を議する者多し、是れ未だ孟子を知らざる者なり、孟子の一書爲す所ありて而て發す、故に其言渾厚にして而かも瑾なき能はず、學者槩取す可らず。齊梁の君に説くに王業を以てする者は、生民の水火に困するを憂ひ、異端正道を滅すを懼れ、強辨力争、論は詭激に渉る、是を以て其の言は間々聖人と相符せざるものあり、然れ共、賢を以て不肖に事へざる者は伯夷なりと謂ひ、又伯夷の風を聞きては頑夫も廉となり、懦夫も志を立つる者在りと謂ふ、是れ頗る能く伯夷を知れりと謂ふ可し、乃ち又聖人の春秋の義、中庸の説を知るに似たり。其の伯夷の隘を謂ふものは、蓋し之を孔子の時中に比して、隘狭の偏なき能はずと爾か云ふのみ。假りに孔子をして伯夷の時に處らしめば、豈に伯夷を捨て、太公に従はん哉。蓋し孔子黙々として武王に従ひて商を伐たば、則ち萬世君臣の義泯る焉。孔子の時中、亦當に確乎として一を守り以て萬世不易の道を立つべき而已。春秋の義を察し、以て

其意を見る可し、孟子は天地の經水土の説を深く知ると雖、獨り世道の澆亂を奈何せむ。異端道を塞ぐ、之が爲に危言を激發せざる能はず、以て其説を破ふるなり。王業を勧め、性善を説くもの、蓋し爲す所ありて發する而耳。其の春秋の義に原らずして、水土の宜に襲るもの亦已むを得ざるなり。余司馬遷の史記を讀む毎に、未だ嘗て遷が孔子の意を體するを歎せざるなし、其の世家列傳を叙するに、太伯伯夷を以て其首に居る、而て孔子の稱する所の聖賢豪傑にして、載籍見る者は微子、周公、管仲、晏嬰の徒、反つて其下に列す、其の心を用ふるの深きや見る可し。蓋し徳の一時に功ある者は之を一時に稱す可し、徳の萬世に功ある者は之を萬世に法る可し、此れ修史の要なり。彼の太伯伯夷の義や古今を貫き、萬國を通じて、天地と共に其極を同うして、萬世磨せず、故に敢て以て之を諸子の上に叙す、以て春秋の作に續きて唐の開元中に至る。昇つて老子、申子、伯夷の前に居る、是れ遷の心を知らざる者なり。獨り韓愈は數々遷が能く孔子の道を傳ふるを稱せり、能く遷

の心を知るものなり。

司馬遷の後伯夷を知る者は、惟く韓愈か、愈の言に曰く、周より以前千萬年、渾々然として、義の其生に換ゆべきを知らざる也、故に伯夷は天下の倫竊なり且つは強を以て服するを、哀れみ、其葛微を食ひて、山に逃れて死す。故に後人竦然として曰く、餓死すとも猶義懼れざるもの有り、況んや其の小なる者に於てをや。故に義の教天下に行はるるは伯夷之が師たるに由るなり、是れ一身を以て教を立て、百千萬年に師たり、其身亡びて其教存ず、天地を扶持するの功亦厚し矣と。嚮ふに伯夷にして獨行を恥ちて通達を慕ひ、光に和して塵を同ふし、安するに餓を以てすと謂はしめんか、若し然らば天下の人渾々然として偷せむ、其れ誰れか懼れて爲さざらんや。其の君を放伐するは是れ漢土の常俗なり、獨り夷齊介然として義、周の粟を食まず、以て千古人臣の防禁也備也を立つ、當時太公の徒猶稱して義士と爲す、豈に眞に丈夫に非ずや、西山の歌、人或は之を怨と謂ふ、予を以て之を見れば怨に非ざるなり、蓋し

世道の亡ぶるを嘆するなり。宋の王安石曰く、夷齊餓死の事なく、太公と共に、同じく紂を討つ心の心ありと、君子言を立つるに、此の如き顛倒ある可んや。

唐の高定書を読み、牧誓に至り、其父貞公に問ふて曰く、臣を以て君を伐つ奈何、貞公曰く、天に應じ、人に順ふ耳、又問ふ、命を用ひて祖を賞す、命を用ひずして、社を戮す、豈に是れ人に順せんやと、貞公對ふる能はず。貞公嘗て魯は天子の禮樂を用ふるに合せざるを以て、乃ち公羊傳を引きて、魯議を著はせり。此の父子頗る堯舜湯武の道は、天地の經に合せざるを知らり、亦孔子の徒歟。

唐の顔真卿、宋の文天祥、謝枋得の徒、其行事略々夷齊と相類せり、其詩賦亦多くは二子の事を引けり、蓋し夷齊の特立獨行は前世未曾有の高義なり、顔真卿等皆二子を以て標的となし以て其の艱阨の際に處せり、亦丈夫と謂はざるべけんや。

夷齊の後、此の數公の如き者は、西土に在りては多く見ざる所なり。

和氣清麿公、宇佐に奉使す、真人豐永之に謂ふて曰く、萬一道鏡にして皇祚を汚さば、吾は子と共に伯夷と爲らん而已と。

按するに和氣公を以て伯夷に比すれば其功烈數等

水戸義公常に太伯、夷齊の高義を慕ひて、自ら梅里と號す、蓋し太伯墓地の名を取る也。瓊山曰義公亦西山と號す西山は首陽山なり

其の國を以て従子網條に授けし者蓋し伯夷の義を追ふ者なり、其碑に曰く、兄の子を養ひて嗣となし遂に立て、封を襲かしむ、公の宿志、是に於てか足れり矣と。瓊山曰、伯夷叔齊互に國嗣を讓るの義、日蓮聖人遺文兄弟鈔に詳なり

中江子曰く、世儒武王を以て中正となし、伯夷を以て偏狹となす、是れ孟子の意を得ざる也。孟子の武王を稱する者は、以て時王を耻ちしめんとする耳。伯夷奮然として萬世の爲に不易の道を立つ、其の中正孰れか之より大なる、武王は一時の權を行ひて其の偏狹孰れか之より大なると。

天に應じ人に順するの說聽くへき若しと雖、以て萬世の準則と爲すべからず、伯夷の若きは以て萬世の準則となすべし。

予頃者始めて伯夷の志を得て伯夷の行を慕ふ、嗚呼天下伯夷の心を以て心と爲さざる者は士に非ざる也、予是に於て夫子の伯夷を稱する所以の意を知れり。

凡そ此數公伯夷を知れる者、皆孔子の徒と謂ふべし。蓋し人臣たる者は伯夷の心を以て、其心と爲さざる者は忠臣に非ざるなり。漢土の人必しも、伯夷の義を知らざるに非ずして、概ね俗に趨り、節を屈するを免れず、悲しい哉予是を以て、古今和漢、伯夷を知る者を叙して、以て後世をして君臣の義を知らしむ。

皇朝の風俗は忠厚義烈にして、家々太伯、人々伯夷なり、故に豊永義公中江子の外、爰には具さに擧げず。

國 基 終

大正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印刷
大正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發行

(非賣品)

宇都宮市塙田町四〇一

編輯兼 發行者 横 堀 龍 男

印刷者 勝 田 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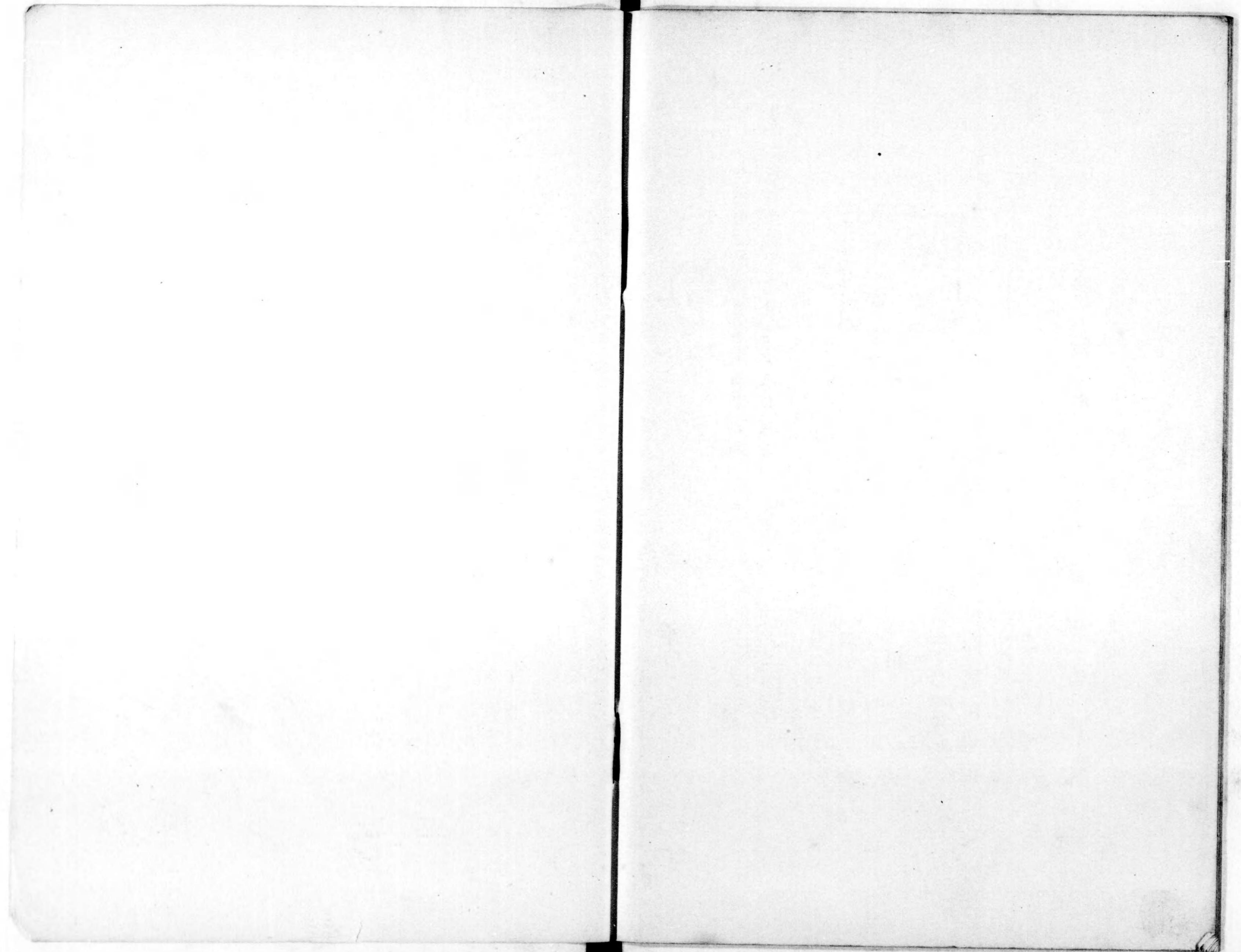
東京市芝區愛宕下町四丁目一番地

印刷所 勝田商店印刷所

電話芝(二)三八三五番
振替口座東京 三九四六〇番



發行所 宇都宮市 横堀療眼院



287
460

終

